



一生等你来听箫

刘会军 谢大光 主编

上

最新名家散文快递丛书

富于音乐

言清新明丽，生动活泼，
如涓涓流水，叮咚有声，
如娓娓而谈，情真意切。

大众文艺出版社

一生等你来听箫

刘会军 谢大光 主编

上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生等你来听箫/刘会军,谢大光主编.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1.1(2009.1 修订)

ISBN 978-7-80094-362-1

I. 一…

II. ①刘…②谢…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81997 号

一生等你来听箫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100009)

北京海德伟业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1 字数 262 千字

2009 年 1 月修订版 2009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 978-7-80094-362-1

定价:50.00 元(全二册)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84040746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100009

季节的颜色

一年有四季，每个季节都有每个季节的特点，每个季节都有每个季节的特征，每个季节也当然有每个季节的颜色。一年在漫漫的时间长河中只是一小朵闪闪发亮的浪花，一个季节在一年中也只是一首交响乐中的一个乐段，应该说每一年的颜色都是丰富多彩的，应该说每一年的颜色都是令人目不暇接的，应该说将每一个季节的颜色归结到一种单色调是不那么科学不那么合理的。可是，人们总是将一年四季涂抹上自己的主观色彩，不管怎样说，一年中的每个季节都会有自己特别的颜色，它有自己的主色，也有自己的杂色，这些颜色汇合在一起，就成为这个季节的自然画面，那些画面之美叫人都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实在是令人流连忘返。从这其中，能使人感觉到自然的永恒和人生的美丽。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这套 2000 年大众名家散文快递丛书就是以季节为序来划分的。我们中国，几千年历史，惊心动魄；几千年文化，灿烂夺目；几千年的散文，名篇如海，文海无边，起伏昂扬，低吟慢唱，柔浪穿梭，惊涛拍岸。几千年以来，散文以自己这种特殊的形散神不散，自由自在而又筋强骨钢，创造着中华民族的未来梦想，滋润着千百万劳动人民饥渴的心灵。近年来，文学世界五彩缤纷，散文也比若干年前有了较大的发展，散文的各种版本也像雨后春笋一样层出不穷，有按时代来选编的，也有按年度来选编的；有按年龄来选编的，也有按性别来选编的；有个人的合集，也有

多人的合集。这些集子大都集合了散文的精华，大都集合了历史上或者在相当的一个历史阶段中的成名之作，这些散文具有历史的意义，也为今天的散文展示了其无限的魅力。

而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2000年大众名家散文快递丛书是一个新的策划、新的设计，比如说这套丛书主要的目的不是总结散文的历史，更不是为那些早已经成为历史的散文名篇建造碑林，而是从一个新的角度出发，去寻觅、去展示当今散文世界那些优秀的新梦想、新构造、新文字，选择的是已经成为散文名家和即将成为散文名家的作者。该丛书以春、夏、秋、冬为序，分割为四本，每本选集中的作品不分高低、不分流派，百流汇海，百花齐放，以它们的本心组合成季节的颜色，如万紫千红的鲜花奉献给热爱它们的读者。大众名家散文快递丛书这块繁茂的花的原野将不断地开出数也数不清的鲜艳美丽的散文之花。

目 录

袁 鹰	凝视这个数字	(1)
	金沙江涛声永远在耳边震响	(6)
范 曾	说马	(12)
	夏塘赤子	(14)
严 阵	远山	(16)
	弱水	(20)
贾平凹	老西安——历史的记忆	(24)
王树增	心窍黄尘塞五车	(36)
	但愿尘世有鬼神	(44)
薛 雯	妈妈的酸枣	(51)
寇宗鄂	梦里书房	(54)
	访古郎当驿	(58)
兴 安	想起了萨克斯·康明斯	(61)
	小说是读者的艺术	(63)
楚 楚	低云(外二章)	(66)
杨德祥	水性周庄	(72)
仇长义	三十以后才明白	(75)
毕淑敏	盲人看	(79)
孙德平	一生等你来听箫	(82)

	我们年轻过	(94)
周洁茹	藏	(103)
赵鑫珊	咀嚼文明	(111)
马 莉	女人与红枣	(116)
冯骥才	苦夏	(121)
艾 云	隐秘披露	(124)
孟伟哉	战地醉雪	(130)
阿 鸣	为自己想一个计谋	(134)
冯秋子	恋爱的水罐	(141)
李 森	金牙齿	(146)
谢鲁渤	旧时的杭州女人	(150)
	在水边的戏台饮酒	(153)
	庭院深深梦几许	(155)
陈忠实	旦旦记趣	(158)
庞天舒	向往牧场	(162)
	与大海厮守	(168)
苏沧桑	自由心	(173)
琢 真	情人节,为无情的人准备的晚宴	(176)
王海鸽	单身母亲	(179)
	我家的小男人	(183)
邹海岗	难忘巫山云雨	(185)
	梅园未见梅	(188)
	看樱花去	(191)
王一地	昨日、今日、明日	(194)
	天尽头	(199)
赵 凝	想念	(205)
	乐器商店	(207)
	诗歌酒吧	(210)

长 征	洞口与石板	(212)
高维生	魏氏庄园	(215)
宁 肯	漂来的房子	(222)
高迎春	红草谷的风花雪月	(229)
雪 媛	在山路	(232)
陶思璇	哦,那一束温暖的康乃馨	(235)
	觥筹交错中的国粹	(238)
	重读青春	(241)
韩春旭	我的灵魂生活——与托翁共叙生命的法则	(243)
杜文和	古砚:守望与祭奠	(262)
余 杰	鲁迅的柔情	(281)
郑苏伊	臧克家的一天	(284)
	创造生命的奇迹	(287)
孙见喜	寒塘鹤影	(290)
海 男	海男的散文	(293)
阎世宏	读《大明宫词》	(302)
	钢铁是这样炼成的	(306)

凝视这个数字

袁 鹰

2000。这个数字近来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传播媒体中，新闻、文告、电视荧屏、大小文章和广告，时时都能遇到，以致频繁得叫人有点心烦意乱。

2000 这个数字，按其本来意义，不过是表示时间概念的一种符号，同任何其它三个四个数字的组合例如 987、1234、1567、1890 等等一样，除了表明纪年以外，并没有与众不同的地方。如果不去查历史年表，有多少人知道那几个年头发生过什么大事呢？

然而，2000 这个数字毕竟表示一个新世纪的开端，一个新年代的开端，似乎又有点不同凡响，如同人们对 4、8、9 这些数字有某种特殊的关注一样。

何况世纪之交，每每又遭逢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虽然历史的流程有它自身的规律，春秋代序，花开花落，并不按照日历去进行。而有些年月，却是叫人无法轻易忘怀的。

尤其最近的一百年前那一年，1900 年，那是中华民族蒙受奇耻大辱，再一次陷入灾难深渊的年头。西方和东方的强盗们，组成八国联军，如野兽一般睁着血红的双眼，从天津大沽口上岸，一路烧杀掳掠，直闯进北京城，昏庸腐朽的慈禧太后仓皇出走，大厦将倾、摇摇欲坠的清朝廷又一次受到重重的一击。中华民族就在风雨雷霆、刀兵血火中进入了侵略和反侵略、黑暗和光明力量大搏斗的新世纪。

这个世纪里，一代又一代的民族英才、人民豪杰奋起挽救民族危亡，抵御强敌，反抗暴政，怒目面对屠刀和镣铐，血染沙场，饮恨牢房，前赴后继，不屈不挠，追求祖国的解放、自由和独立，终于在世纪之中叶，推翻了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

这个世纪里，一代又一代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高举爱国进步的大旗，殚精竭虑，奔走四方，呼唤民主，呼唤科学，漫漫长途，上下求索，为了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不顾挫折摧残，陷身泥泞，经历九九八十一劫难，甚至家破人亡，依然披荆斩棘，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这个世纪里，我们这个地球上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和无数次中型小型战争，扩张成性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者贪婪残酷的掠夺吞并，法西斯恶魔大规模的绝灭人性的屠杀，千千万万无辜人民离乡背井流离失所，千千万万革命者和一切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反抗的怒火枪声，集中营里的呻吟哭泣，直到世纪之末也没有停止，组成了一百年如火如荼的历史画卷。

全人类都在无休止的动乱、搏斗、较量、流血中送走了 20 世纪。

眼前就是 2000。

世纪之交，我们的面前突然出现数不清的鲜花美酒、笑靥新妆，响不完的钟声礼炮、欢歌曼舞，说不尽的祝词颂表、甜言蜜语，看不完的流光溢彩、灯火辉煌……“爆竹一声除旧，桃符万户更新”。似乎一觉醒来，换一本新日历，世界就会换个样，光明灿烂。四季如春，恭喜发财，皆大欢喜。

然而，2000 年果真会是那么顺顺当当、四平八稳，那么天从人愿、吉祥如意吗？

恐怕是不可能的。

“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只不过是——一种善良的祈求和愿望。事实上，死和生都有一个漫长的、艰

苦的,而且是反复进退消长的过程。就在我们这块 960 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那些应该彻底死去的丑陋罪恶、贪赃枉法、昏庸腐败、倒行逆施等等为老百姓切齿痛恨的蛀虫蠹贼,并没有成为灰烬;那些愚昧落后、迷信邪说、形形色色的污泥浊水,也远没有荡涤干净;不少地方还在继续孳生繁衍,不是偷偷地在阴暗的角落里冒头,而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肆无忌惮地蔓延猖獗。那些应该迅速生长的现代文明、科学精神、民主意识、法制观念、廉洁奉公、励精图治、说真话办实事等等为老百姓向往追求、热诚赞许的美好事物,那种安居乐业、青山绿水、和谐宁静为老百姓所盼望的景象,在不少地方不仅没有迅速生长,而且迟迟难以实现,还受到种种阻挠、摒弃、压制和破坏,甚至还需要有识有为之士和善良的平民付出沉重的代价。

日历换了一本,年轮增长一圈。广袤无垠的山山岭岭间,春风过处万木昭苏,青青的苗芽破土而出,日益长成参天大树;那些胼手胝足、呕心沥血的植树人,正在默默地为祖国编织新世纪的锦绣春光。但是,黄黄的枯叶贪恋故土,不愿随风飘逝。上一世纪延续下来的一切矛盾、争斗、较量依然如故。

也许这就是 2000 到来时的风景?

2000 这个数字像什么呢?

也许它像一条满身金光的长龙,龙头昂然四顾,抖动身躯,将要腾空而起。直薄云霄,全不管万里云天中将会遭到什么意想不到的风暴。因为,它在浅水沙滩的困境中蛰伏太久太久了。

也许它像一艘巨轮,船头高高翘起,正准备开足马力,驶入万里无垠的大洋。前面等着它的,不全是风平浪静,也将有狂涛恶浪,12 级台风,足以将它撞击成粉末碎片。依靠有胆有识的掌舵人,才能沉着地乘风破浪,奔向胜利的彼岸。

也许它像一串问号,将一堆尚未找到圆满答案、远没有顺利解决的疑问、困难和思索,留在后来者面前,向他们的智慧、

才能、信念、毅力、韧性和勇气挑战，考验他们能不能像前人那样，或者超越前人，敢于开辟新路，跨过雷区，踏平险道，创造世纪的辉煌业绩。

也许它像一排铜钟，不是古时候宫殿里的乐器，而是长鸣的警钟，唤醒人们千万不要飘飘然陶醉于眼前桃红柳绿、莺歌燕舞的良辰美景中，要清醒地看到前途的遥远和艰难。“行百里者半九十”，何况才只是走了几步？

在 2000 这个数字前，我凝视很久。

2000，你将带给我们什么呢？

同许多前辈和同辈一样，我这个平凡的一介书生，在即将过去的世纪里已经走过一生的大半路程，面前的时日所剩无几。也同许多前辈和同辈一样，我从公正而无情的历史老人那里却得到了许许多多：有灾难也有欢乐，有困惑也有沉思，有糊涂也有清醒，有迷茫也有憬悟，有求索也有信心。告别 20 世纪之际，不禁百感交集。然而，最终仍然是乐观的。我们毕竟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总是坚信未来必定胜于过去，也总是坚信未来必定属于青年一代的。

我的思绪恍若被一根遥远的绳索牵住，飞向 20 世纪之初，耳边响起两个黄钟大吕般的声音。一是近代思想家梁启超在他的《少年中国说》那篇名文中的一段话。他以磅礴的气势和昂扬的声音畅想了祖国的前途和青年一代对国家民族的历史重任：

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吸张；奇花初胎，矍矍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皇；纵有千

金沙江涛声永远在耳边震响

袁 鹰

皎平渡口的金沙江涛声，天崩地裂，山鸣谷应，震响了千万年。涛声里有我在云南的一段特殊经历，虽然只有短短两天，却在我七十多年平凡的生命史上记下毕生难忘的一页。

说起来，应该托邓小平同志的福。“文革”后期的1975年，邓小平同志受命于国家民族危难之际，着手整顿被一帮野心家阴谋搅得动乱破碎的山河。那年10月，正值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四十周年，小平同志决定隆重纪念这个节日。江青一伙和他们控制的《人民日报》头头们对这类纪念并无多大兴趣，更乏热情，却又不得不虚应故事，就将此项宣传推给刚刚恢复工作的报社老同志潘非负责。潘非深知这次纪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要趁此为一大批功勋显赫却横遭诬陷甚至被残害致死的老帅老将们恢复名誉，还历史本来面目。他立即积极调集力量，认真制定计划，准备版面，首先是组成三个小组，分别去云南、贵州、四川和陕甘宁，沿红军当年长征路线突击采访，最后把素材集中起来，合作写成一篇长的通讯。我那时尚未完全恢复工作，只处理日常读者来稿。好似“留用人员”。潘非要我参加长征路线的采访，还指定最后那篇长文章由我通稿。我和沈阳军区来的胡世宗两人组成去云南、贵州的小组。世宗当时正作为“工农兵通讯员”在报社文艺部实习，接受这项任务也很高兴。我们两人立即学习红军长征史，翻阅资料，买到机票后，就直飞昆明。

昆明军区政治部看了介绍信，安排我们住军区大院招待所9号楼。其时昆明刚发生一件恶性大案不久，军区院内门禁森严。老友诗人晓雪知道我到昆明，却不能到招待所来看我，还是后来我和世宗到他家会晤。气氛紧张，任务紧迫，在昆明不敢多留，两天后的清晨，军区政治部派一位王干事陪同，乘吉普车到昆明以北楚雄彝族自治州的禄劝县，从那里再去金沙江红军渡口。禄劝县革委会已经接到通知，县人武部一位杨科长正等着为我们带路。吉普车又开了一段，进入山区的皎西公社，杨科长下车安排司机和车子在这里歇下，领我们沿小路上山。

林间山路上下蜿蜒，崎岖曲折。我们一听杨科长说这就是四十年前红军去金沙江渡口走的路，顿时涌起一阵庄严肃穆的激情。仿佛大队红军就在前面不远，我们是急着追上去的掉队人。云南9月，天气并不凉爽，走不多久，全身冒汗，但是想到主力队伍就在前边，哪敢松懈，跟在杨科长后边紧往前走，好像走慢了就会被追截的白军赶上。杨科长是彝族干部，朴实平和，开始时有点拘谨，看我们两个从北京来，又有军区政治部的人陪着，来头不小，所以不多说话。走着走着，交谈多了，就活泼起来，谈起红军长征，更觉得亲切。这里是彝族聚居区，路过小村寨，他都用彝族话问路，同老乡随便谈几句，似乎都是熟人。

日头快到当中，前面快到杉栎镇。杨科长回过头叫我们慢慢走，他先去准备些饭。说话间，在前面路上消失了背影。等我们气喘吁吁地赶到，一小桶米饭几碟素菜已经摆在桌上。杨科长在路边随手拔了一株细竹，在院子里用镰刀削成两株小竹杖，递给世宗和我。这根一米长的小竹杖，虽然简陋粗糙，却是来自红军长征路上的纪念品，我靠它翻山越岭一直走到金沙江边，又带到昆明、贵阳、遵义，带回北京，一直珍藏到现在。

山路荒凉冷僻，很少遇到行人，当年红军行军时恐怕也是这样。天黑时来到一个村寨，杨科长找到大队负责人，将我和世宗安

排在一户老乡家借宿。上了高高的木楼，才发现只有我们两人，主人可能避到邻家，真不好意思。杨科长端来一盆热水，说：“走了一天，你们都累了，早点休息吧，明天一早还要赶路哩！”我们不及多说感谢的话，匆匆洗了脚，倒头便睡。

第二天清晨曙色朦胧，继续赶路。山高林密，走了好久才见到浓荫空隙中漏下几道阳光。一路上除了山风飒飒，几乎没有其他声响。四十年前红军经过时，也是这般寂静吗？我忽然想起昨天的路上，杨科长小心地打听“九·一三”事件详情，说事情过了，四年，他还是弄不明白林彪地位已经那么高了，为什么还要杀害毛主席。是啊，历史老人真会捉弄那些不老实的人。四十年前林彪经过这条山路时，他是红军中一个年轻的高级指挥员，四十年后，却沦为阴谋家、野心家。玩弄历史的人必定受到历史的惩罚。

转过山崖，突然迎面传来一阵阵巨大的声响，如狂风骤起。山岳崩颓；又如千军呐喊，万马奔腾，但是定睛四望，除了同对面山峦之间出现一片开阔的空间以外，并无其它异样。莫非前面就是此行目的地皎平渡？我和世宗不约而同地呼喊：这是金沙江的声音！皎平渡到了！杨科长朝我们笑笑，平静地说：“还有五六里哩！”

几十里路都走下来了，五六里自然不在话下。我们兴奋地加快步伐，迎着雷鸣般的涛声，一口气快步下山，到达皎平渡口。

长江，我们民族伟大的母亲河！我曾经乘江轮经过她中下游的川江、荆江、楚江和扬子江，领略过“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惊险，“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的浩淼，“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的舒缓，却从不曾料到她上游云南境内的金沙江，竟是如此宏伟雄奇，气势磅礴！一条见首不见尾硕大无比的金色巨龙，从万山丛中夺路而来，奔腾着，跳跃着，咆哮着，汹涌湍急，分秒不停地又奔向前方山谷中。站在她身边，谁都不由得屏住声息，噤若寒蝉，感到自己只是一滴渺小的水珠，一个平凡的浪沫。若是胆敢去碰她一下，立时就会粉身碎骨，在滔滔激流中无影

无踪！

然而，四十年前，正是英雄的中国工农红军在这里征服了她！

渡口有间木楼，杨科长朝楼上喊了几嗓子，应声下来三位老人，问明原委，就引我们走上木楼。楼板地上有几床旧被，一张破旧的矮桌，别无长物。楼外秋阳高照，涛声轰鸣，三位老船工你一言我一语，娓娓叙述四十年前的往事。张朝满、李正芳和陈玉清三位大爷，当年都是撑船送红军过江的年轻船工。我们捧着土碗，一边喝水，一边听他们回忆，仿佛重见那一幕幕关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命运的悲壮场面。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彭德怀、刘伯承等老一辈革命家，率领百战之余的红军主力，过湘江，过乌江，四渡赤水，进入滇东北山区，甩开尾追的国民党部队，沿着荒僻的山路，直趋皎平渡口，要在这里过金沙江入四川，然后过大渡河北上，经雪山草地，翻六盘山，进入陕甘宁边区。当年只有二十上下年纪的船工，自然不知道红军先头部队已用巧计过江歼灭北岸白军据点，找到五只木船和三十多位船工。他们记得清清楚楚的是那个暮春漆黑的夜晚，突然身后满山火把通明，人声嘈杂，走下一支望不到尾的队伍。几艘渡船在江上穿梭来往，同怒潮澎湃的江流搏斗，紧张有序地将一船船红军送到对岸。几天几夜，大队红军在皎平渡上下几个渡口全部过完，不留一点痕迹。直等到殿后部队和掉队的战士伤病员也都过了江，红军送了他们银元，千谢万谢，还特地叮嘱他们赶紧避到别处去，免得遭难。三天以后，国民党军队才侦知红军从皎平渡过了金沙江，紧赶慢赶追到江边，红军早已隐没在对岸川南丛山中。他们什么也没有找到，总算在江边拾到一只烂草鞋，作为战利品回去邀功了。

等我们喝完水，张朝满大爷问：“二位同志想不想过河去看看？”当然想，只是怕大爷们年老体衰，才不便开口。杨科长说不碍事，他们身体硬朗，现在仍在渡口天天划船。我们立即起身，下了木楼，走到江边。两位大爷背起大木桨，领我们上了叫“二叶子”的